

父亲今年八十八岁，谓之“米寿”。
早前，我不知道八十八岁是“米寿”，是几年前读宗璞回忆其父冯友兰的文章，始知米寿一说。

父亲米寿

□ 蒙龙

宗璞说她的父亲与金岳霖同庚。1983年，两位老先生在做八十八岁“米寿”（米字拆开是八十八）时，冯友兰写了两副对联，一副给自己，一副送金岳霖。给自己的一副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三松即三松堂，冯友兰的居室）。”意思是不能止于“米寿”，期望能活到“茶寿”（茶寿：是108岁，“茶”字上面“艹”是二十，下面可拆为八十八）。给金岳霖的对联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金岳霖是哲学家，冯友兰称赞其学问修养高超，白马指公孙龙，青牛指老子）。原来，八十八是由“米”字拆开的，汉字真是博大精深，奥妙无穷。

米寿的父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做着三件事，忙碌而有规律。

父亲每天起得很早，无论春夏秋冬，天麻麻亮就起床了。洗漱后，就急匆匆地到村东头开庙门，打扫，敬香。父亲曾不止一次很骄傲地告诉我，原先村里的庙很大，香火很盛，每年三月三迎会，那场面很是了得。文化大革命中，庙里的菩萨被烧了，庙成了生产队的仓库。大约十多年前，包括父亲在内的几位老人，看到别村建庙了，便寻思着将闲置的仓库，恢复成庙。倡议一经提出，得到村民们的支持，家家户户出钱出力，不多时，破庙整修完工，从苏州请回菩萨。从那时起，父亲便有了一项固定的工作，保管庙里的钥匙。庙门不是每天都打开的，但平时只要需要，父亲是随喊随到，极负责任。

庙里的事情停当后，父亲就回家烧早饭。我和弟弟在外地工作，父母仍生活在农村老家。母亲长父亲两岁，母亲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大病没有，小病小痛不断。服侍母亲，操持家务，便成了父亲生活的主要内容。

去年中秋节前后回家，看到父亲正跪在浮箱码头上洗衣服，我的眼睛立即湿润了，父亲不会游泳，万一滑下去，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责怪父亲不该如此大意，父亲若无其事，连说，不碍事，做惯了。想想，父亲也是无奈，我们在外地，衣服总不能等我们回家洗。虽然姐姐嫁在本村，也不能事事留给姐姐做，用父亲的话说，“他们家

里事情也多”。父亲小时候娇生惯养，家务从不染指，是生活逼着父亲学会了做家务，学会了服侍人。

今年春节后不久，我的三舅妈去世了，按说，母亲九十岁了，可以不去，通知我们一声就行了。可母亲执意要去，对前来送信的娘家人说：“小伙他们忙就不去了，我们去，我和弟媳相处几十年，没有红过脸，现在她走了，去送送她。”父亲陪着母亲去了娘家。偏偏那几天特别冷，母亲回来后就生病了，气管炎、肺炎并发，挂了几天水也不见效。我请教市医院的专家，开了药，送回去。母亲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父亲也不断地咳嗽，流清水鼻涕。

我说，爸，你怎么也感冒了。父亲说，你妈妈身体不好，夜里要喝几次茶，我都要起来倒。说着说着，父亲的眼睛红了。父亲感到委屈？痛苦？母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性子急，做事快，父亲的笨手笨脚难免遭到母亲的白眼，真是难为了父亲。父亲这样无微不至地照料母亲已经多年。父亲是为我们做的，如果我和弟弟在家做农民，父亲的负担兴许会轻些。

虽然只有父母两个人生活，但开门几件事也是少不了的，何况还要应付门面户差，本家的红白大事，因为我们不在家，父母虽年迈，也得去帮忙，纵然不做什么重活，一天坐下来，也够呛。因而，父亲成天闲不住，有了空闲，还要种菜，父母居所旁有一块两分地的菜地，种些常规蔬菜。我们戏言，那块菜地是父亲的健身广场。我们同意并帮助父亲整理菜地，其用意也是让父亲活动活动筋骨。

我说父亲成年累月做着三件事：烧香、做家务、种菜。其实，事连事，事连事，何止三件。

前些年，父亲还打打小麻将，自从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做家务后，麻将也不打了，成天围着家转，围着母亲转。

但父亲活得快乐，活得充实。我每次回家，老人家必早早地等候在村后的停车场旁，走的时候，也一定陪我一路走一路谈，腰板挺直，步履稳健，声音洪亮，怎么看也不像一位八十八岁的老人。

父母健康长寿是子女的幸福。我希望父亲健康快乐地活着，希望父亲搀扶着母亲欢度百岁，走进茶寿。

春天里，岳母在集上抓回两只小猪。女儿问外婆，为什么抓两只呢？岳母说，两只小猪养到过年，一只杀给你吃，还有一只卖成钱给你买过年衣服。

外婆家的猪

□ 于川

两只小猪和其它的小猪一样，很平凡，也很容易满足，既没有听懂主人对它们的远景规划，自然也没有思考过它们的归宿。——如果两只小猪里有一只像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这该是何等荒诞！过了夏天，岳母发现两只小猪居然不是一样大小。难道其中一只看透了主人的用意，故意拒绝进食吗？经过暗中观察，很快找到答案：不是不吃，而是抢食，结果小猪落败，每次只能吃剩下的猪食。岳母找到原因，便在猪窝里放两只猪槽，让它们各吃各的。岳母心想，这一来，两只猪就不会抢食了吧。

秋天也过得差不多了，圈里的猪还是两只：一大一小。岳母觉得小猪有点不想长大，浪费猪食，打算卖掉小猪。屠夫瞅过，劝主人留下小猪，到过年再杀。理由是大猪卖掉了，小猪自然会吃肯长。转眼已是冬至，小猪的老冤家奔赴极乐世界后，小猪没有了竞争者，主人提供的猪食和以前两只猪的用量也相差不了多少。既无相思之苦，更无温饱之虞，果真是养得肥头大耳。

过年了，女儿欢天喜地，穿着新衣服，一边吃着鲜美的猪肉饺子，一边赞不绝口：外婆家的猪真给力。

风最解柳的温柔
里下河儿女最恋水的秉性

里下河的水

□ 王三宝

曾几何时
低洼内涝的手
卡住五谷的喉
汪汪水中挣扎的苗
偷生几粒饥饿的果

涝，减一点消愁
百年未遇的疯狂
心中的堤坝没有决口

水乡的魂
流经里下河千古春秋
欢了鱼虾，肥了鸭鹅
润了五谷绿了新洲
每一滴都是水乡儿女生命的歌

且不问你得到的
是否该你所有
因为良心与良知
或迟或早会给你答案

得到与失去

□ 戚小梅

人常说
得到的越多
失去的也越多
那是因为最终要归零

人最大的快乐
莫过于热情地给予
相信终有一天会惊喜地发现
原来你是这么富有



刊头题字：殷旭明 责任编辑：居永贵

过了运河，春天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湖边湿地的空气朗润清新。一望无际的里下河平原在视野里尽情地蔓延拓展。绿色的麦子肆意地长成一首首拔节的诗歌，田埂上金黄的油菜花将这些诗歌分割成众多的单元。春水在湿地上没有规则地流淌，又把这颜色的世界分割成无主题变奏的乐章。

新民滩的春天

□ 周荣池

这一切在新民滩找不到起始的地方，也没有结束的痕迹。广袤开阔的湿地上只有颜色的相互割据，草木峥嵘的劲头，以及鸟雀飞过的影子。倘若不是我这个观众自己身处在疾驰而过的车子里，看到新民滩上春意盎然的样子，我没有办法劝说自己相信这“此景只应天上有”的人间仙境就真的是在眼前，就是我早就知道的那三个字“新民滩”的内涵。

在里下河长大的我，最早知道新民滩这三个字，是在父亲疲惫的叙述里。那年罕见的特大水患之后，县里决定家家户户出劳力整修新民滩水道。那个冬天，父亲就骑着车去“挑大型工”，留我们母子俩在村子里每天晚上都在想象这个新民滩到底是什么样子。一天晚上，我们吃过晚饭洗过脸后给菩萨上一炷香，我点火柴的时候一下子燃到挂在屋梁上的院落，干燥的纸张上火苗一下子串上了屋梁。母亲吓得直蹦，冲进厨房就舀水往屋上泼。一番折腾，火没有蔓延开来。我们母子二人看见那冒着烟的画

落，竟然相视大笑起来。
第二天，这个事情就被同村的人带信告诉了父亲。傍晚的时候，他骑着那辆长征自行车站在了门口，朝屋梁上看了看，劈口就问我：“你们干什么的？”我们母子二人缄默不语，他推车进屋，拿下车龙头上挂着的布包，里面有一串冻得发黑的香蕉和一把新的算盘。香蕉在那个时候还是稀罕的水果，算盘是我一直想要的。父亲谈起了在新民滩挑大型工情形的时候，掀开他那破旧的衣服，露出满是伤痕的肩膀。他说，每一次挑着泥担子爬坡的时候，就想要把我带去看看，不读书以后就过这样的日子。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那些香蕉冰凉的，无法下咽的滋味。我知道父亲带回来的香蕉和算盘的钱是预付了工钱买来的。

新民滩的工程结束之后，工程上发了一个纪念品。一只瓷杯，上面印着“淮河水道新民滩工程纪念”的红字。我拿着这个崭新的杯子带饭到学校吃，这杯子后来不知所终。那次工程之后，村里面再也没有挑过工，我也离开了村庄。

今天，在新民滩上经过，新建的跨湖大桥将记忆中的这个名字按捺在下面。其实，新民滩对我来说原本是想象中的记忆，我看到的却是变化后的情形。苦难没有了，苦难的记忆也变成美好的了，这不可不说是时代的福音。

有人钓鱼是为鱼而钓，我钓鱼也是为娱而钓，字不同意也不同。我尤其喜欢钓那醉人的夜色。

垂钓夜色

□ 李旭光

天色晚了。于是，浓稠的黑色一笔一笔地涂染了大地，黑暗漫过一切，宁静而又神秘。带着备好的钓具，带着一份好心情，我骑着心爱的摩托，远离城市的喧闹，独自一人悄悄地溜进了那迷人的夜色。

似乎一下便从不惑之年进入了童年时代，什么忧，什么愁，统统甩在我的车轮底下远远而去。阵阵凉风夹杂着太阳遗留下的余热，暖暖地、凉凉的气流不时地往身上靠。此时，黑色的夜送来凉爽的风，这风像一壶老酒把所有的草木都灌得微醉，细小的枝叶摆来摆去，踩着一脚的夜色，跳着优雅的慢四步。

潮声般的蛙鸣忘我地欢呼着月亮的到来，渐渐地风静了，月来了。它静静地从东边那葱郁的树林的梢头爬上来，轻轻的，宛如羞涩的女子在偷偷地与大地约会。大度的月光毫不吝啬，将大片大片的淡白银光倾泻大地，霎时删减了这夜的黑。于是我的车，我的鱼竿，还有我的身上，都镀了一层淡淡的光亮来，此时手电筒的光亮便显多余了。一条河，两排卫士般的树木，一个码头钓位，一个垂钓的我。一竿一线一钩钩，“扑”，下钩处准准地落在河中央，顿时水面泛起圈圈涟漪，向四周扩散散开，粼粼的波光，逗弄着河中的皎月。我凝视着眼前的一切，如处仙境，心中有种说不出的畅快。但又不忍心看着圆月的月在河中片片碎裂，细细的碎片闪着淡而密集的光亮。焦急中，这些碎片又慢慢地拢合起来，月似乎又从河底深处突然冒出水面，还是那样的静谧，那样的淡定。

我坐在码头边上，不时有蛤蟆从脚前跳过，一旁的野草长得恣意地茂盛，甚至有的小草骄傲地将叶子倒插在水中，来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姿态，或许也是在陪我垂钓那醉人的夜色吧！浓郁

的草丛中蕴藏着许多我叫不上名来的虫子，乱飞着，也有不幸的小虫落入蛤蟆口中。

低头看着水中月，还有那由无数颗星星连成一片淡淡的白，铺满了整个河面，一望没有尽头。抬头仰望，天空却又是如此浩瀚无涯，倦了，再平视大地，远处那两三处房屋，近处那连片的庄稼，都裹着银色的月光，宁静中有些凄凉，偶尔也会传来几声犬吠，算是给这夜色来个实在而平安的呵护吧！迷人的夜色，让我如痴如醉，同时也净化了我的心灵，宛如浑浊的水中加了几块明矾，我的心湖顿时一片澄澈。

夜深了，月更明，蛙鸣虫叫似乎都累了，但也有坚持不懈的，要凭微弱的声响对抗夜的寂静，直至天明。不觉间，薄雾升腾起来，似轻柔的纱巾缠绕着枝头，听不见脚步和呼吸，它们就这么悄无声息地降临，我不知道它们要做什么，也懒得过问，想来，它们的心思只有它们自己最清楚。

时间不早了，得回家了。于是收好钓具，怕遗漏下什么，打开手机筒又搜寻一遍，确信无误后正要收回那抹光亮，却瞥见细细的草叶上缀着成串的露珠，微光下，发出盈盈的光，水晶般晶莹剔透，好看极了。有风吹来，草叶轻摇，露珠也跟着晃动起来，倏忽又滑到叶尖……傻傻地看着，心里实在喜欢，我想把它们带回家去，于是弯下腰来，深深地吸入口凉爽的空气，对着叶子轻轻地一吹，许多可爱的珠子一下子洒落到地上不见踪影，伸出的右手只接住凉凉的一滴，先前的晶莹如今只是一点毫无光泽的潮湿，我不禁有些怅然，难怪前人感叹，有些美只能欣赏，而无法拥有，得到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将美好的东西珍藏在心里。看来，要想留住露珠的美，只有明早带相机来捕捉它们的灵气了！

驮着淡淡的月，牵引着轻柔的薄雾，我带着装满夜色的心思回家去！

抬头看天，低头走路。
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我们拥有两种不同的姿态和风格。

走路的姿态

□ 洪柳

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昂首挺胸信步走来，满眼触及的世界是那么新奇有趣。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像一块海绵，总是渴望汲取得到更多。垂垂年迈的老者，弓身驼背，步履蹒跚，满脸沧桑的皱纹，镌刻了少许历史的烟烟。他们常常停下来，低头怀想过去的经历，叙述曾经的往事。

在爬山的时候，我们有相似的体会，弯腰低头，双腿无力，无意周围的鸟语花香，涧鸣泉响，只有不歇的脚步和“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把我们带向前方，等到踏上峰巅，我们极目望去，来时的盘山小道和林壑间的优美风光，竟然搭配得别样的迷人。原来出发的起点和落脚点，连接的是一条美丽的风景线。

在那些埋头苦读的岁月，寒窗伴着灯火，从白纸黑字的书本上，我们嗅出一缕缕心旷神怡的墨

香，陶醉于知识的魅力，震撼于真理的价值。这时，低头是一种积累，读累了，眼睛疲倦了，与好友的神侃，纵论天下事，抑或“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时，抬头是一种休息。

我们知道，田里干活的人，低头劳作洒下的汗水，浇灌着秋天五谷丰登的收获。可以说，低头是一种耕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仰望日月星辰的运转，摸索出忙闲有序的节气规律。可以说，抬头是一种总结。

著名雕塑“思想家”，坐在石头上陷入深深的沉思。他在想什么，是关于人类的终极意义？还是自己的命运究竟能否把握？风雨不动的乐山成佛，笑吟吟地屹立上千年，他在看什么，是山水风物的变迁世故？还是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抬头是一片灿烂的星空，低头是一方深沉的土地。抬头和低头。这一仰一俯之间，蕴藏着多少无尽的故事的演绎。我们何不在千回百转的过程中享受生命的所有起起落落？